

尼采的井盖

雷戈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尼采的井盖

雷戈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的井盖/雷戈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49-2579-6

I. ①尼… II. ①雷…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5581 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任湘蕊

责任校对 王 帅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35

卷三 /44

卷四 /70

卷五 /76

卷六 /104

卷七 /117

卷八 /124

卷九 /151

卷十 /158

卷十一 /165

卷十二 /188

卷十三 /203

卷十四 /207

卷十五 /215

卷十六 /227

卷十七 /233

卷十八 /252

后记 /258

卷 一

世界者的诞生意味着,世界有多大以及世界怎么样已根本性地转向世界者本身,即世界者如何作为。

世界者凭借世界活动去把握世界、体验世界。世界者把握世界和领悟世界的境遇是世界域。同时,世界域又由历史和意义构成。所以,世界域又可以叫作历史域和意义域。世界域与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域由历史和意义构成,世界则是对历史和意义的显现。同时,世界域与世界定式也有区别。二者虽然都基于世界活动而成为可能,但世界域主要作为世界活动的境遇而显示了世界活动的必然性,世界定式则主要作为世界活动的结果而显现为世界活动的现成性。

世界对人类似乎透明,但同时却与人隔着一层;世界虽有可以直观的表面,但这表面并非某种表象。因为它并无背后之物。

对世界的分析,似乎有可能造成世界消失。世界被区分为世界者和世界物、世界活动和世界定式,还有世界域。于是,在层层分割下,世界本身似乎消失不见了。

世界域的本体论规定是整体性原则,即世界活动是整体的,世界者是整体的,世界域本身是整体的。世界域与世界定式的区别在于,世界域是世界者之世界活动的境域和场所,世界定式则是世界者之

世界活动的结果和表现。

不能把世界域理解为世界本身。但是，世界域距离世界本身也并不太远。

我不是把世界看成一个无限伸缩的巨大框架，里面可以被区分成诸如世界活动、世界域、世界定式、世界者、世界物等不同层次、范围、向度等。因为如果将世界活动、世界定式、世界域、世界者、世界物都放入世界本身，本质上还是一种世界之中或世界定式的陈腐眼光。我的目的是彻底改变这种眼光，而使世界（本身）成为世界者世界活动的一种意义性呈现或意向性显现，即，使世界成为直接显现世界者世界活动的一种最为本真的意义体系。这样，世界本身不再成为包含世界活动、世界定式、世界域、世界者、世界物的一种抽象整体或虚假形态，而是成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意义世界。因而，世界活动、世界域、世界定式、世界者、世界物不再是世界本身的一部分。相反，世界本身反倒成为世界者的“一部分”。

世界是世界者世界活动的显现或形式，即世界者的世界活动显现为世界。世界域是世界者世界活动的境遇。它同时也是意义域。世界定式是世界者世界活动的结果和积淀，即世界者的世界活动积淀为世界定式。世界定式由非世界者构成。

世界者的世界活动构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有历史和有意义的世界。有历史和有意义的世界就是世界域。世界域不同于作为“之中”的世界定式。因为世界定式没有历史和意义。不过，日常生活中，世界定式倒常常与世界域合二为一，界限极不明确。世界域就是世界者的领域。同时，世界域也是使世界者之世界活动得以展开的境域。因为，世界者之世界活动正是在世界域中才得以真正展开的。正像世界域是世界者的历史和意义之境域一样，世界定式则是非世界者的时间与存在之境域。当世界者的历史和意义在世界域中得以

可能时,非世界者的存在和时间也同样在世界定式中成为可能。

这个房间和隔壁那个房间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二者在建筑结构上有何不同,也不在于二者在家具摆设上有啥不同,而在于两个房间的居住者不同,即两个房间不是同一个主人。这就是世界定式之间的抽象同一性关系。同理,构成世界定式的非世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辆自行车与另一辆自行车的区别不在于彼此的型号和牌子不同,也不在于各自的颜色和新旧程度不同,而在于二者的主人不同。据此可见,世界定式和非世界者一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差别。它们的全部具体规定性统统来源于世界活动和世界者的具体规定性。

“世界”一词含糊不清。它没有区分世界活动与世界定式,也没有区分世界者与非世界者,更没有区分世界域与世界本身。

世界活动乃是世界定式的本质,世界者乃是非世界者的本质,而世界域与世界本身皆为一种“中立性”存在和关系,并无任何本质可言。根据我们的观点去分析传统世界观中的这种“世界本质是什么”的基本句式时,就会发现完全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

“世界”是个大范畴,它包括世界者、世界物、世界活动、世界定式四个概念。其中,核心概念是世界者。世界活动并不存在于世界定式,而是内在于世界者本身。而世界者却是存在于世界定式。就是说,世界活动是以世界者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定式。世界者是世界活动的人格体现和生命形式。世界活动是世界者的历史本质和意义内涵。世界活动通过(凭借)世界者的存在而得以存在。

世界者进入世界定式时是无意识的,世界者进入世界定式后就有意识了。于是他就要求再走出世界定式。尽管他已经有了意识,并且有意识地走出世界定式,但仍不可能真正走出世界定式。因为世界者已成了世界定式的建筑师和测量员。

世界者同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单凭“人”这个字眼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由于“人”这个概念无法显示出他与世界的内在性和整体性,故而需要引入“世界者”范畴。这样,哲学就被消解了。因为人和世界都不存在了。人成为世界者,世界则成为带引号的。这样,探讨世界者与带引号的世界之关系就不再是任何一种哲学,而是世界学。在世界学的视域中,人和世界都成为无意义的。

世界学证明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是世界者,而不是世界物,甚至也不是世界。所以,只有世界者才能使世界有意义。也只有世界者才会提出“世界有无意义”这样的问题。没有世界者,世界的意义就失去了根据。因为说到底,世界的意义不是世界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世界者所赋予的。由于世界为意义所生成,意义由世界者所赋予,所以,世界的本质只能是世界者。

世界者是人又不是人。世界者不是人之总和,不是世界之总和,而是人和世界之关系的总和。甚至,世界者还要大于人和世界之关系的总和。所以,说出世界者,便意味着触及世界和触动世界。就是说,世界在变。世界不仅因世界者而变、随世界者而变,二者压根是一个过程、一种变化。

就“人”这个概念来说,其与世界没有什么内在关系。“人”无法使人意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相依为命的情缘。“世界者”却能使人意识到他对世界的责任,他与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

人和世界的关系绝对不同于物和世界的关系。正因如此,人是世界者,而物不是。所谓人是世界者,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种特殊关系不等于说人与世界的关系较之物与世界的关系更为“特殊”一些,似乎物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关系。本质上,人与世界的关系,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不是人自身的关系,也不是世界内部的关系。说到底,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特殊就

在于人与世界都被内在地统一在“世界者”身上。换言之，“世界者”概念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之所在。即，人与世界之关系不是别的，就是世界者。

当人面对世界时，他就成为一个世界者。

真正的世界就是世界者。世界者创造世界就是创造世界者自己。

就世界本身来说，它必须与人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所以，世界必须“有”人。没有人便不成其为世界。这样，人就不再是单纯的人，而成为具有深刻世界性的世界者。

在最为极端(但绝不荒谬)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夸张地设想一下：把世界打碎，然后再在这个完全破碎的世界中放进一个人，或者踩上一个人的脚印、扔下一个人的烟头，再不或者是让一个人对这个成为废墟的世界看上一眼、呼出一口气，这样一来，这个荒无人烟、渺无人迹的沉寂世界又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又会充满着人的气息和声音，又会散发出人的温馨和情爱，又会具有人味和人性，又会具有人的感觉和深度。

什么是人？人是总和。人是世界的总和。故而，人是世界者。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世界者的梦。

世界者具有上帝资格，但又不是上帝。不过，可以比喻性地说，世界者是不是上帝的“上帝”。世界者具有上帝的本质但又没有上帝的形式。

人成为世界者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

世界的本质不在(是)世界之中，而在(是)世界活动，即，世界的本质不在世界，而在世界者。

三个基本概念：无谓，掏空，隔阂。

隔阂是世界者之间的状态,掏空是世界者自己的状态,无谓是世界者面对非世界的状态。

世界最易产生艺术,世界活动最易产生哲学,世界定式最易产生科学。

无意义的世界性在于它始终为世界定式所规范。在世界定式中,无意义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普遍事实。世界者的可能性并不因世界定式的现成性而定,相反,世界定式的可能性却因世界者的现实性而定。所以,世界者揭示无意义并不以世界定式为必然根据。尽管世界者揭示无意义必须以世界定式为直接对象。

交往属于世界者的世界活动范畴。这个性质规定了交往只能在世界者之间进行,交往必须以世界者为对象,交往是世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本质上是世界活动的自身拓展和世界者本身的内在沟通。所以,我们不能将交往视为世界者与非世界者之间的事情和需要,世界者既不能同非世界者进行交往(即以非世界者为交往对象),又不能同世界进行交往(即以世界为交往对象)。世界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者的交往对象,是因为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世界活动的显现;非世界者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者的交往对象,则是因为世界者不可能同桌子进行交往,或同书籍进行交往,或同艺术品进行交往。就其本质,非世界者只能成为世界者利用、驾驶、驱使、享受、占有的工具,而绝不可能成为世界者交往、对话、谈心、沟通的对象。

当然,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者可以与艺术交往,可以与思想对话,可以与真理沟通。这诚然不错。问题在于,艺术、思想、真理都不是非世界者,而属于世界活动范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艺术、思想、真理是世界活动范畴,不等于说艺术、思想、真理本身就是世界活动,更不等于说艺术、思想、真理就是世界活动本身。

世界者虽然内含着世界活动,却不是在“心”中包含着的,而是以

全身心的形式内含了世界活动。所以，世界活动既不是“心”之官（器官、结构），又不是“心”之性（属性、功能）。

世界者确实包含意义，但既不是以一种“心”的方式包含着，也不是以一种“身”的方式包含着，更不是以一种“身心合一”的方式包含着，而是以一种“本身”的方式包含着意义。所谓“本身”是说，世界者自身即是意义。可见，“本身”即“自我”。它表明世界者对待自身包含的意义是全身心地投入。所以，世界者对意义的包含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整体。一方面，意义以整体的方式包含在世界者本身；另一方面，意义凭借世界者对自己的包含而展示为一个整体。

世界者既不在世界之中，又不在世界之外，而是处于一种意义论上的中立地位或中立状态。换言之，世界者从意义论的角度建构了世界，建构了作为意义系统的世界，即，将世界建构成为一个意义系统。但是，建构世界这一意义系统的世界者与作为意义系统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既不在内，又不在外，而是居中或持中；另一方面，既内在，又外在，亦是居中或持中。就是说，世界者既不在世界之上，又不在世界之下，而是在世界正中。世界者是世界的中立者。世界者对世界持一种中立的立场和态度。这正是一种意义学的立场和态度。所以，世界者对世界的中立性自有其意义论的根据。世界者对世界的中立性正是世界者对世界的意向性。所谓中立，并非不参与、不介入，而是不干预、不卷入。因为干预是一种违背自然本性的悖谬行为，卷入又是一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而参与则是一种适情合意的自然行为，介入又是一种有限进入而又随时即可抽身超脱的潇洒。同时，中立也不等于对世界不置可否、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最后，中立也不是冷眼旁观，不是毫无情感、思想、意愿地对世界和生活不管不问，得过且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本质上，中立是一种严肃、诚实、客观、深刻的审视、反思、观照、洞察、统摄、把握。换言之，中立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中立并不意味着世界者彻底中断了与世界之间的所有联系。它只是有限、暂时中止了世界者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中立是世界者基于意义学的规定而对世界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即，中立是世界者的在世方式。其内涵在于，通过中立而揭示出世界的真实意义并使世界这一意义系统在意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得以确切地显现。

世界者中立于世界。中立是投入而不是陷入。投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由选择，陷入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强制屈从。中立意味着潇洒、超脱、达观、成熟、淡定，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的态度。

这种形而上的态度的本质在于，它追求平衡，追求节制。其特征是持中。所谓“中”，既不是中心、中央的“中”，也不是中间、之中的“中”。持中的意义论规定：一方面，世界者并不在世界之中，即便在世界之中，也必定在世界之中的中心；另一方面，世界者也不在世界之外，即便在世界之外，也一定是在世界之外的中心。就是说，世界者对世界的中立性内涵是，世界者要么全然不在世界（既不在世界之中，又不在世界之外），要么必然同时在世界之中的中心和世界之外的中心。换言之，世界者只能是世界的两极，即世界之中的一极和世界之外的一极。

然而，按照意义论的规定，世界的这两极实质上就是一极。这一极不是别的，只能是世界者本身。即，世界者就是世界的极，就是世界之极。

作为世界之极，世界者在世界上只能保持中立。因而，中立绝不是任何一种投机意义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生存样式。世界者的在世性集中体现为世界者的中立性。然而，任何一种在世样式，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究竟要出世还是要入世的永恒选择。要么出世，要么入世，唯其如此，方能在世。有出世必然有入世，但不管出世还是入世，都必须在世。**在世是世界者的中立样式。**它要求世界者必须立足在世，而与出世与入世保持相等的距离和均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论的意义上，世界者在世的中立性就是一种世界者与世

界的距离性和均衡性。世界者总避免不了要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正因如此,才尤其要求世界者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认真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平衡点。这个点是一个支点、一个基点。世界者只有凭借此支点,也唯有立足此基点,才可能真正中立于世界,既不对世界置之不理,又不对世界忘乎所以,从而将世界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使世界这一意义系统在自己的把握中得以构成、呈现、展开。

中立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与世争。因为中立产生于主见。主见就是主而不偏。它从不偏执一端或趋于极端。故而,中立能够使世界者更真切地体认世界。世界者作为世界之极,非但不喜欢趋向极端,反而习惯于在极端中寻找平衡。

中立的特征是既不拒绝,也不附和。中立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怀疑与忧虑,是一种具有真知灼见的洞察和判断。它是世界者的理想生存样式。中立经常在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左右逢源地游离着。这种游离同时却是游刃有余的表现。它暗示着,世界者虽然希望摆脱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两面夹击,但总也做不到这点。他习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用有意义的眼光去看待无意义,同时又用无意义的眼光去看待有意义。世界者时而用有意义之眼光发现了自身的无意义性,时而又用无意义之眼光发现了自身的有意义性。有意义性与无意义性皆集于世界者一身。他感到困惑,感到尴尬,感到难堪。于是他讨厌自己,压抑自己,贬低自己。总之,世界者总是自己跟自己为难,自己跟自己作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世界者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敌人,把自己当成(自己)消灭的对象。世界者的敌人就是世界者自己。在世界者心目中,自己不但是自己假想的敌人,还是自己实际上的敌人。

以自己为敌,这恰恰是意义学刻意寻求的一种世界态。既然世界者始终摆脱不了自己,世界者就只能成为自己,就只能返回到自

己,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打转转、兜圈子、绕弯子、卖关子。世界者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说、所作所为,无不是在打自己的主意,无不在自己身上打主意。

这样一来,世界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弄得十分晦涩、深奥以及复杂。由于此,世界者常常痛苦莫名地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动物。对于自己的这种不可理解性,世界者自嘲般地视之为人的未定性、自由性、选择性、伟大性、独特性、悬念性等等。其实,这一切冠冕堂皇之词均是自欺欺人之谈。世界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套故弄玄虚的魔术把戏。尽管世界者深明此道深谙此理,却又乐此不疲,非但不以为憾,反而深为以傲。实际上,人有什么可骄傲的?人不就是人吗?其实,人之伟大既不在于他是人,也不在于他能成为人,而在于他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目标和理想。迄今为止,尚不能断言,人一定是人,人一定能成为人。况且,也没有可靠的凭据表明:人已经是人。事实上,这只是人的一个打算、一个期待、一个追求。

时间上,世界者既不先于世界,又不后于世界。逻辑上,世界者之于世界既不是纯粹先天,又不是单纯后天。本质上,他是一种彻底的中立。世界者的中立不意味着世界者对世界不具有一种本真的优先性。因为优先性就是主动性。主动性只有在中立条件下才成为可能。

只要世界者在,世界就一定在。即使世界毁灭了,世界者也会把它恢复起来,或者再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世界者本身包含的世界活动之功能。

世界者的直接对象是内在于自身的世界活动,而不是外在于自身的世界定式。

世界者区别于非世界者的规定之一就是,他具有双重性的世界身份。对世界者来说,这双重的世界身份一是外在于世界者的世界

之中或世界定式,从形式上看,它就是与世界者相对立的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二是内在于世界者的世界活动,直观上看,它就是独为世界者所有的理性、思维、意志、情绪、心灵等主观状态构成的内在世界。但事实上并不然。因为世界活动固然是世界者的内在世界,但它绝不因此“内在”而成为某种主观世界,更不因此独为世界者自身所“内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客观性。毋宁说,世界活动恰恰因为内在于世界者本身而更具有客观性,恰恰因为是世界者自身的内在世界而较之于世界者的外在世界更为客观。

世界既不是世界者与非世界者的总和,也不是世界活动与世界定式的总和。把世界区分为世界者与非世界者,世界本身好像不存在了似的;把世界划分成世界活动与世界定式,世界本身也好像消失了似的。凡此种种,都是对世界本身的误解和迷失。

世界者的目的不是为了领悟存在的意义,而是为了确定意义的存在。意义的存在只能是世界者本身。因为只有世界者自己有意义。所以,世界者确定意义的存在就是本真确定世界者自己的存在。世界者的存在就是意义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世界的存在。本质上,世界者实乃三位一体的存在,即集历史-意义-世界三者于一身。

用一个比喻来说,世界者凭借材料创造世界如同艺术家凭借素材创造艺术一样。尽管艺术家在创作艺术品时依据某些素材,但素材本身不等于艺术或艺术品。

世界者不但能领悟世界的意义,还首先能使世界本身有意义。

世界活动是个整体,不但对每一个体性的世界者是这样,对于全体的世界者也是如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活动作为一个纯粹整体,不但内在包含于每一个体的世界者本身,还超越于所有的世界者之上。

我并没有把世界统一到人身上,而是将世界统一于世界活动。尽管世界活动作为世界的本质包含于世界者本身。

世界者的关键不在于人是否有世界,而在于人是否有历史,故而,有历史乃是人之所以成为世界者的唯一根据。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世界活动,同时,人作为世界活动的现身者,他本身的世界性较之历史性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事实上,世界恰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才逐渐形成和产生出来的,人作为世界者也恰好是直接推动世界在历史上逐渐成其为世界的力量。就是说,人本身正是凭借历史而得以推动世界成其为世界的。

世界者生活在世界的逻辑中,世界存在于世界者的语言里。

所谓世界是世界者内在的一部分,是指世界活动是世界者内在的一部分。就是说,世界者内在地统摄世界活动。这正是世界者成其为世界者的根本原因。意思是,世界活动使世界者成其为世界者。世界者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是对内在于自身的世界活动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于自身的世界定式的认识。

世界者的释义性或正义性(定义性)就是世界者阐释意义和规定意义的能力,世界者的含义性就是世界者蕴含意义的能力。显然世界者的含义性决定了世界者的定义性。

世界者本身就包含有世界在内。所以,与其说世界者是世界之中一部分,不如说世界是世界者本身的一部分。正因为世界是世界者本身内在的一部分,故而,世界者对世界的领悟必须通过一种纯粹内在的方式进行,即世界者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只能是纯粹内在的。

对世界者来说,世界和世界者是一同被认识的。这种认识的同时性或共时性显然不具有时间意义,即不具有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时间性。世界者既不是先认识了世界之后再回过头来认识自己,也不

是把程序颠倒过来先认识世界者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世界,而是将世界和世界者放在同一个过程中同时性地加以认识的。所以,世界者基于自身对世界的包含和统摄,他对世界的领悟只能是内在的、反思的、直观的。

既然世界包含于世界者内部,世界的本质只能到世界者本身来寻找。世界的起源就是世界者的历史。世界的存在就是世界者的意义。这两句话必须从世界者的立场来理解。从世界者的立场上看,世界上不存在独立于世界者之外的“物自体”。倘若有,也只能是世界者的“人自体”。

世界者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

世界者并不内在于世界,但世界活动内在于世界者。

世界者是有意义的,但世界者置身于其中的整个客观的生存结构(世界定式、非世界者)却是无意义的。就是说,无意义具有一种客观的生存结构,无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生存结构。然而,这种无意义的客观结构却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外在形式。这使得世界者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微妙起来。它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将浮在最上面、最外在的这一层有意义的形式完全去掉,才能显露出无意义的真实面目。无意义作为客观的生存结构的深刻性在于,它总是隐藏在有意义的日常形式之下而难以露面。

非世界者不可能有意义,它甚至没有真正的无意义。换言之,非世界者的无意义性不是一种真实的无意义,而是一种虚假的无意义。因为非世界者的无意义性本质源于世界者对它的规定。世界者基于对自己意义性的直接揭示而将非世界者把握为无意义。就是说,非世界者的无意义性派生于世界者的无意义性。世界者的无意义性却是世界者对自身的一种全新认识与深刻规定。正像世界者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一样,非世界者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无意义。